

## 问题：如何客观地评价克里希那穆提？

我是反对用诗性的语言来谈论伦理问题的，更反对将伦理问题看成“灵性问题”、“身心灵问题”。

使用诗性的语言，可以巧妙的为解读者留下足够的自定义空间，让每一个读者都通过自己补足下半部红楼，去“合著”出一个自己“完全赞同”的版本出来。一旦构成这种“合著关系”，读者自己就转换成了作者之一——于是，哪有第二作者痛批第一作者的道理？结果自然总是赞不绝口了。

表面上赞的是克氏，实际上赞的是自己的“合著”，赞的是“续了红楼”的自己。

你们要珍惜那些把话说得土土的、举例丰富、比喻形象、不回避清晰定义和定性、定量讨论的人。那些会把图纸画出来、把逻辑路线列出来、把案例讲出来的人。要避开这类话说一半，一句话里未定义的神秘概念占到一半篇幅的人。

要回避神秘和玄奥。要注意分辨深奥和玄奥的区别。你看不懂的理论物理、高等数学，那是深奥，那是可以懂的，你只是现在功夫没有到这一步，那是已知可知的未知罢了。

克氏的东西就属于玄奥这一类。玄奥类的理论，总是要依赖这个“合著效应”来获得对其合理性的附和，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讨论的。因为它的高度易附和性，它很容易造就这类圣贤传说。但是它对你的实际作用很小，因为你从中“领悟”的东西，本质上只是套用了另一套话术的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你其实还是在走你自己的老路，只是有了一种“全新感”。

那是假象，时间久了你自己总会知道的。

不要作诗，不要用诗性的语言讨论实践操作的事。说话做事要确切、踏实、具体。要多亲近这样的人。

另外，我很清楚有人觉得我像克里希那穆提。那多半是因为我的内容经常给人带来同样的减轻焦虑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我和他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论，主张的观点也大不相同。

我是一个凡人，坚持主张说话做事要老老实实，朴朴素素，down to earth。

我不是一个圣贤，或者先知，或者佛的转世、神的化身，而且也绝不赞同或者追求让人这样来看待我。

我所做的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能仰视”的神迹，而是你们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做了比不做对你本人更有实在帮助、所以你本就该做的事。你们只是缺少足够的参考、缺少足够的知晓，所以不知道这么做有好处、有多大好处以及从哪里入手、具体如何做罢了。

这都是非常朴素的话题，都是些“被人误解怎么办”、“借东西不还该怎么办”这类的具体问题，给出的答案也都是尽可能具体的系统方法。

不要迷恋神秘，踏实一点。

土土的，好养活。

编辑于 2023-08-11

<https://www.zhihu.com/answer/3108705347>

评论区：

Q: 不要对自己做诗，那只是水仙花的顾影自怜[赞同]

---

Q: 借这个回答吐槽一下政府部门一些公文的行文风格……稍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我们公文就是想走答主说的那种路线，“土土”的，生动形象，严肃活泼，不用各种抽象或文学性词汇，力求简单直接生动；但这套语言体系在这么多年发展后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诗性”——他的用词还是那个古朴直接的风格，但意思却变得极难揣测，大量看似接地气实则让人头昏脑胀的排比句、比喻类比、宏观的抽象让没有专门接触和训练过如何阅读公文的老百姓想读懂公文越来越困难。

当然，或许可以争辩说“公文本就不可能/不应该让老百姓随便看懂”，即使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我想最早用上这种语言，以及追随那个人用上这种语言来处理公文的后继者，肯定不是想用这些“土”话来实现一个难以揣摩的效果

A: 公文是另一回事

Q: 是说公文不必追求这篇回答里说的“土”，还是说公文的现状是另有用意的刻意追求？愿闻其详[思考]

A: 公文类似医生处方，只是外人看上去不太明白。

---

Q: 你和克里希那穆提截然不同，克要求他的听众自己去探索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你是给你的读者传达“教诲”，你是他的反面。

A: 我只是把工程计算算给你看。

没我算给你看，结果仍然一样。

这不叫“教诲”。

你“可以”无视计算结果。

---

Q: 答主你好，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属于这种玄奥，你怎么看

A: 没说错啊。

---

Q: 克里希那穆提说话有那么诗歌吗

A: 一旦洞察到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分析者与被分析之物”、“观者与被观之物”、“思想者与其思想”之间的界分是否真实的问题。不是理论上而是真的有这样的为题吗？这个“观者”——这个让你产生“看与听”的存在中心——是否只是一个把自己与被观之物分开来的概念性存有而已？如果你说你在生气，那么这股怒气与那个知道自己正在生气的存有，是不是真的有区别？那股暴力不就是观者的一部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试着去了解它。我们若是关心当下立即产生心理上的革命——不是未来才产生一些变化——这个议题，就必须试着去了解问题的核心：这个所谓的“观者”、“我”、“自我”、“思想者”或“经验者”，与被观之物、经验或思想真的有差别吗？当你在看着一棵树，观察一只飞鸟，欣赏水面上的月光时，那个“经验者”真的有别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吗？当我们在看一棵树时，我们是真的在看它吗？请再随着我探究一下。我们可曾直接地看过一棵树，还是只透过知识组成的意象或过去的经验在看它？你可能会说“是的，我知道它的颜色有多美，形状有多么好看”，但你只是在通过记忆、通过以往对它的感觉，再次享受起那份快感罢了。你可曾观察过那“观者”与“被观之物”的差异？除非你曾深入于这个议题，否则接下来要谈的事很可能被你疏忽掉。其实只要“观者”与“被观之物”是分开来的，冲突就一定会出现。只要心中一产生对去

年秋色的回忆、认知及意象，“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界分及冲突就出现了。制造出这种界分的正是思想本身，假如你看着你的邻居、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男友或女友，不论眼前是谁，这时你能不能不带任何意象或过往的记忆，直接看着这个人？因为如果带着某种意象去看此人，你们的关系就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两组意象所形成的间接关系，只有概念性的关系，而没有真实的关系。

B: 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

---

更新于 2024/7/10